

增補平妖傳

至第廿八回

瀧澤五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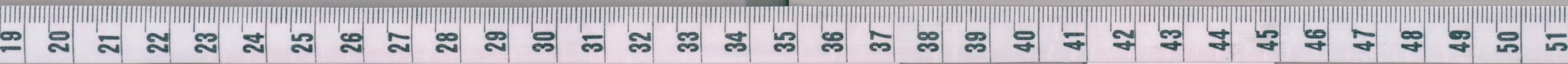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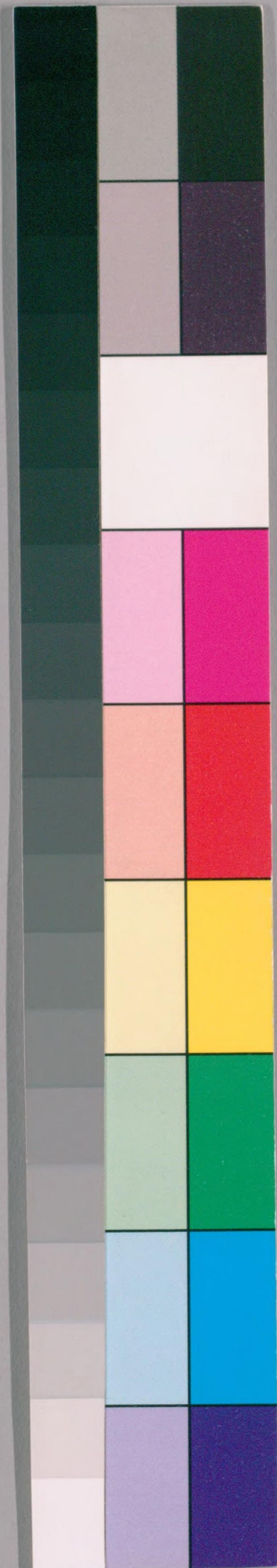
121  
12  
78

別圖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二	三	十	少
冊	號	架	函	説
				類
漢書門				

13  
12  
46

五





張處士乘舟會聖姑

胡員外冒雪尋精識

藏

五行生剋水窮然

一氣靈通萬法園

噴水成江瓢可渡

更於何處覓神仙

話說蛋子和尚噴水成江癩師將椰瓢擲下化成一葉扁舟要

請縣令同登縣令看這船時從頭至尾沒八九尺長如何容得

多人再三推辭不肯蛋子和尚讓張鸞先下坐在中間蛋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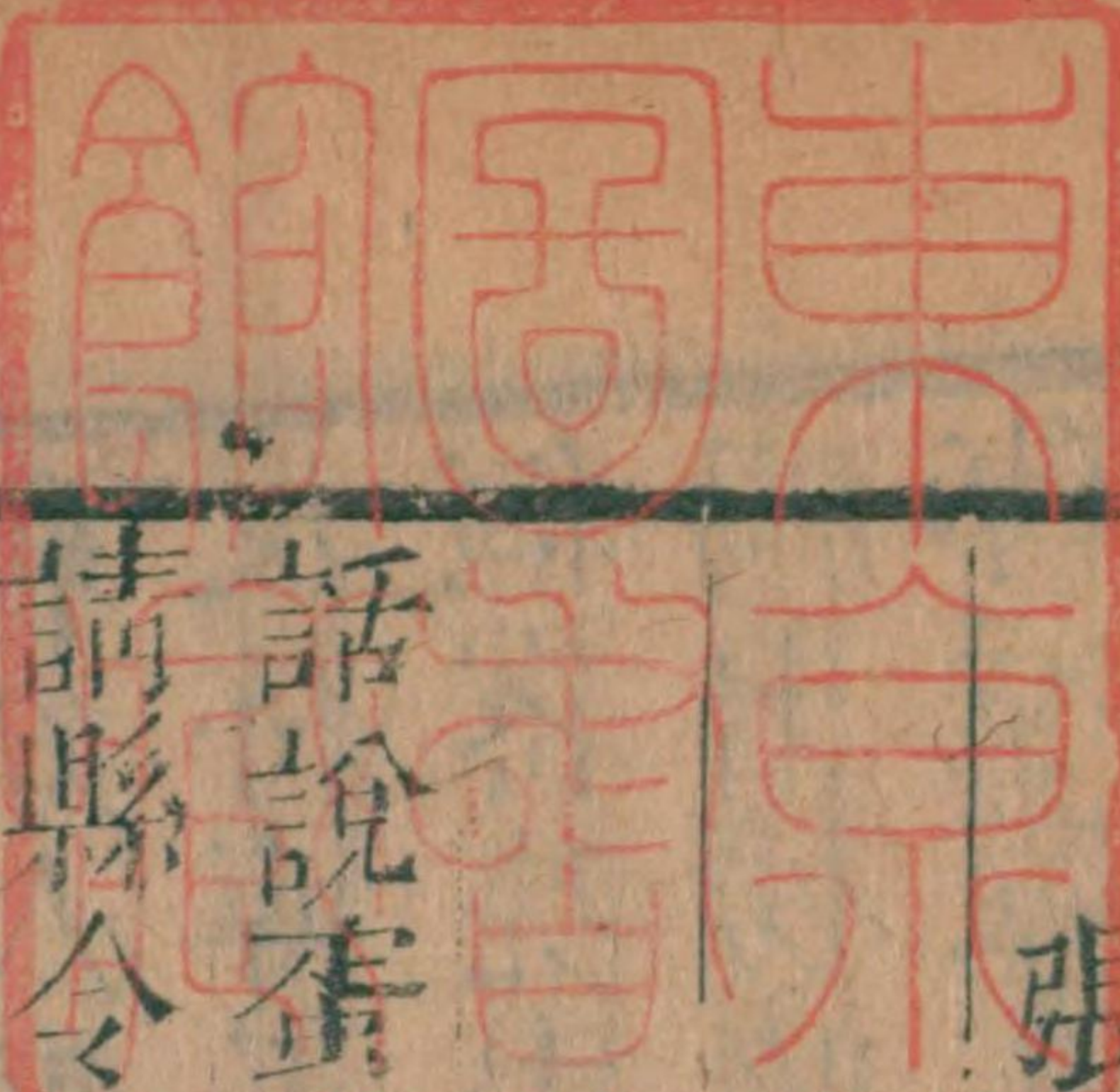
尚在船頭癩子在船尾三人向縣令拱手稱謝張鸞豎起鼗鼓

扇如風帆一般長嘯一聲如飛而去眨眼之間船與水都不見

了依舊堂下階前甬道塞門光景驚得縣令目瞪口呆恰似做

了一箇怪夢雖然求了一壇甘雨救濟萬民却擔了無限的小

心驚恐不知是仙術還是妖術好難判斷怕他們又來纏擾





付將五龍壇廢了三日之後各縣傳聞博平縣有箇遊方道士  
立刻致雨他都在亢旱之際紛紛的備禮來迎濮州知州也有  
文書下縣縣令淳于厚購不過了只得含糊將不識姓名僧道  
三人前後祈雨鬪法及登舟而去許多奇異事跡備細申文回  
復知州見請不來甚不歡喜各縣自去求雨不應見博平縣雨  
足都懷妬忌又求知州面前大家亂嚷道據文書所說分明一  
夥妖人縣官不該與他接續恐情熟生變有累地方知州聽信  
反將博平縣嚴飭着他體訪妖人姓名窟宅一面將事情申報  
樞密院去樞密院奏過朝廷東京地方廣濶恐有妖黨潛住爲  
禍出榜曉諭遇有踪跡詭異者即便報官不許隱蔽從此東京  
傳遊方僧道俱不敢入城後人有詩歎淳于縣令之枉詩云

陰謀忌嫉起回寮

祈雨無功反坐妖

只爲仕途公道少

高人直欲老漁樵

話分兩頭再說張鸞等三人坐着小船御風而行霎時到岍蛋  
子和尚引着張鸞先走癩師後隨不多步到了一箇所在茂林  
修竹鶴鹿成羣中間閃出一座精緻茅菴來張鸞問道此是蛋  
師習禪之所蛋子和尚道生不習禪亦無常所閒雲去住偶然  
而已張鸞歎服蛋子和尚向癩師道張先生在此何不請聖姑  
姑來相會癩子仰面對月連叫三聲聖姑姑只見月中飛出一  
道金光忽地墜下變成一箇老婆子那婆子生得蒼形古貌雪  
髮龐眉頭戴星冠身穿鶴氅真箇有飄然絕塵之相張鸞已知  
是聖姑姑便上前道名稽首聖姑姑口稱先生愧忙答禮兩下  
答敘相慕之意聖姑姑看那張鸞身長七尺偉幹修髯面如噴  
血目若朗星手神自與凡人不同暗暗稱奇當夜月白如晝四



平妖傳卷五  
二  
人都進菴坐定上邊聖姑姑居首張鸞居次癩師傍坐蛋子和  
尚在下相倍聖姑姑問道小女婿兒何處與先生相會張鸞便  
把一十三年前淑景園中風吹媚兒下來直至胡員外家投胎  
養育備細敘了一遍聖姑姑稱謝道若非先生始終用情吾女  
永絕人身矣又對癩兒道可記得嚴三點之言乎真神醫也張  
鸞道莫非益州嚴半仙麼聖姑姑道先生也曾會來張鸞道貧  
道曾在東京一箇宦家竊得一丸催生藥送與胡員外家媽媽  
度其產厄曉得是半仙堂嚴大醫家來的但聞其名實未會面  
癩師道你們丟了正務不說却講閒話張鸞方纔問起貝州之  
事聖姑姑也把夢中遇見了武則天娘娘一段說話敘過又道  
此乃天數不可強也張鸞又題起胡家女兒王家后之語今在  
胡員外家托生上半句已應了只不知王家后是如何聖姑姑

道他日到貝州自有分曉張鸞道此事何時起手聖姑姑屈指  
道從此去一十五年真人方出先生乃第一起手之人幫助  
尚該有幾位且看緣分如何大家去用心招引以成其功說罷  
良从蛋子和尚喚小沙彌看茶菴裏面走出一箇清瘦小沙彌  
手捧朱紅托子托出杏子一盤比梨還大比橘還黃蛋子和尚  
道此臨淄所出金杏漢武帝最愛之至今土人稱為漢帝果聊  
當一茶之敬恰好是八枚金杏四人各取二枚食之只見小沙  
彌在傍看見衆人喫杏口內流涎托朱紅托子失手墜地打得  
粉碎蛋子和尚大怒一手提起小沙彌步出中庭拋向半天裏  
去在空中打滾張鸞方欲上前勸解那小沙彌從空墜下一聲  
響亮直挺挺的在地下不動張鸞看時却是一根齊眉短棒再  
看朱紅托子乃是石榴花一簇聖姑姑喝道大匠面前何須弄



斧這句話明是說張鸞同是法師不可相戲張鸞道蛋師神通廣大非某所及也此時月色西沉東方將亮聖姑姑起身道老拙今往東京看女了不時相喚便得會聚說罷騰空而去張鸞等三人一時俱散不如所之有詩為証

茅菴夜月清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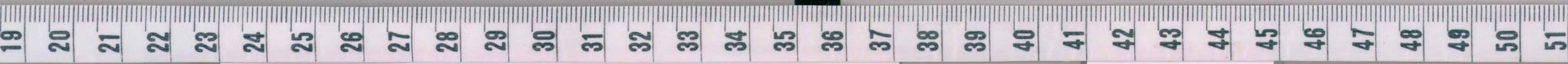
偏稱幽人促膝譚

自去自來真自在

如斯妙法幾人探

再說東京胡員外請箇學究先生在家教永兒讀書這永兒聰明智慧勝於男子讀過的便會講過的便知看看長成一十三歲生得一貌如花又且寫算皆通伶俐無比多少一般樣的員外人家慕他才貌央人說合欲聘他為媳婦胡員外愛惜過了揀來揀去只是不就正是婚姻前註定遲早不由人不在話下且說聖姑姑自到東京在胡員外家前前後後串了好幾遍只

是來無跡去無踪他家那里知道己自看見永兒長大聰明心中歡喜意把法術教導他想他處這般富貴好日子深閨繡閣如何相見便相見時他如何肯信心學道不如使箇神通把他萬貫家私攝去弄得他流離顛沛那女兒到十分窮困之際然後設法誘之無有不從不題聖姑姑再說胡員外家每年八月中秋整備筵席請陳學究玩月飲酒其年因承兒年長陳學究辭去了沒有外客分付備酒在後花園中八角亭子上至親三口兒賞玩那一夜天色清明東方月色如一箇玉盤推起但見桂華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玉兔映千山似水一輪皎潔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團圓解使乾坤明白影搖曠野驚獨宿之棲鴉光射幽牕照孤眠之怨女水輪碾破三千界玉魄橫吞萬里秋





胡員外早早打發各解庫掌事的及主管各人回家賞中秋分  
付院子俱各牢拴門戶仔細火燭自己同媽媽永兒三口到後  
花園中八角亭子上來坐下飲酒只用妳子侍婢伏事竝無三  
尺之童看看坐到一更天氣只見門公慌慌忙忙來報道員外  
禍事員外道禍從何來事在那里門公道外面中間這箇解庫  
裏火起員外和媽媽永兒喫那一驚不小都立下亭子來看時  
果然是好大火怎見得火大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勢難當萬箇水盆敵不住驪  
山頂上料應衰姒逞英雄楊子江頭不若周郎施妙計氤氳  
紫霧騰天起閃爍紅霞貫地來樓房好似被燈籠土庫渾如  
鐵炮杖

這火從解庫中起延入中堂內室若是一層層的次第燒將進

來還好做整備這火是聖姑姑使神通降來的天火能穿牆透  
壁倒柱崩梁就是炮杖上的藥線也沒這樣傳遞得快更兼刮  
起大風風隨火勢火趁風威必必剝剝只顧燒着員外跌脚叫  
苦呼神道喚祖宗一箇教妳子侍婢開了後門喚院子們傳話  
願出重賞倩人救火一箇教家中男女到內室裏面搶些細軟  
家私緊要箱籠那夥地方鄰里初時也有許多人捐饒鈎擔水  
桶似馬蟻一般的緣梯上屋那里救得火滅一時間火頭透起  
如天摧地裂之聲衆人發聲喊都走了前後一周圍房子頃刻  
之間變做箇煙團火塊男女們一箇也進步不得媽媽和永兒  
慌得抱頭而哭員外見他母子悲切到去安慰他道你兩箇且  
不要慌便燒盡了也窮我們下半世不得只見火焰騰騰越冒  
越熾整整的燒了一夜三口兒只得在八角亭子上權歇等天



曉起來叫人去爬火地盤衆人去爬看開了口合不得睜了眼  
閉不得常言道人雖有千算天只有一算天若容人算世上無  
窮漢胡員外不想被這場天火燒得寸草皆無前廳後樓通路  
當房側屋都燒盡了只指望金銀器皿銅錫動用什物雖然燒  
洋了也還在地下收拾攏來還有箇小小家私教人爬看時不  
料都被聖姑姑攝去上半世有福受用如今福退了滿火地盤  
爬看並沒尋一絲兒處真箇是百萬豪家一焰窮胡員外家三  
口兒就在亭子上住下那夥掌事主管都辭去了家中男女們  
沒屋住沒飯喫只得都打發出去存幾箇了鬻養娘不免轉賣  
與人因媽媽平昔喫醋撚酸使喚的都是這些下等的花面了  
頭就賣與人家也不值大錢況且財主性兒還在受不得十分  
清淡除下煤炭之外其餘那一件不要買的不多時手中用得

罄盡了看看蚤晚三餐都不接濟親鄰朋友處好意的送了一  
兩遍也索罷休又不免去借些柴米只好一遭兩次一日三三  
日九半年週歲口內喫的身上穿的件件皆無央人作中情願  
將空地賤價賣與左右兩鄰又道天火燒過地十年沒生氣地  
經天火燒十年害枯焦有這些俗忌那箇要他看看窮得藍縷  
去求告舊時相識在家裏的只說不在日常裏認得的只做不  
認得得上撞着也把扇兒遮臉只當不看見自古道貧居鬧市  
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又道是行得春風便有夏雨胡員外  
平日間得一盤十得十盤百原是刻苦做家的人說起窮似他  
的一輩不會受他一分恩惠若與他一般樣的財主常時你知  
我忌到今日還有喜談樂道的誰肯道箇可憐二字就是說舊  
時相識總爲他有錢有鈔相拔來往的那里有是管鮑心腹之



交所以有行止的窮漢反有人扶持他起來沒下梢的富家往  
往一敗塗地那胡員外住在亭子上四下又無牆壁遇着晴天  
還好倘然風雨雪落怎地安身不免搬去不厮求院子裏住就  
似於今孤者院一般時逢仲冬彤雲密布朔風凜冽紛紛洋洋  
下一天好大雪怎見得雪大但見

紛紛柳絮片片鷺毛空中白鷺羣飛江上素鷗翻覆千山玉  
砌能令樵子迷蹤萬戶銀裝多少行人腸斷畏寒貧士祝天  
公少下三分玩景王孫願膝六平添幾尺正是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愛雪的是高樓公子嫌雪的是陋巷貧民在東京城都這箇纔  
落泊的胡員外原是大財主只因天火燒得落難蕩盡了家於  
搬在不厮求院子裏住正逢冬天雪下三口兒厮守着火爐子

坐地日中兀自沒蚤飯得喫媽媽將指頭向員外頭上指一指  
胡員外擡起頭來看見道媽媽沒甚事媽媽道怎的沒甚事大  
雪下屋裏沒飯米我共你會豐衣足食享用過來便今日忍饑  
受餓也是合當指着承兒道他今年只得一十四歲曾見甚麼  
風光來教我兒喫恁般苦楚做爹媽的於心何忍胡員外道沒  
奈何教我怎生是好媽媽道你是養家的人外面却纔雪下若  
一朝兩日凍住了急切出去不得終不成我三口兒直等餓死  
你趁如今出去見一兩箇相識相告得三四伯文錢歸來也過  
得幾日員外道近來世情你可也知道的今番我出去見兀誰  
是得媽媽道然雖如此一日不識羞三日喫飽飯你不去終  
不成我出去胡員外喫媽媽逼不過起身道且把腰繫緊些箇  
不知是一日半日的事卽今的世界只有錦上添花那肯雪中



平妖傳卷五第十八回  
送炭却不是徒手擒虎易開口告人難你們且耐心着莫要看  
得十分便易說罷含著一包眼淚開了門出去走得兩步到退  
了三步口裏道好冷劈面寒風似箭侵人冷氣如刀被西北風  
吹得倒退幾步欲待回身轉來媽媽又把門來關上了沒計奈  
何只得盪風冒雪而行走出不願求院子來告人不在話下有  
詩爲証

彤雲四野雪紛紛

滿地瓊瑤路不分

欲乞青蚨贍妻子

眼前誰是孟嘗君

胡員外要尋相識顧不得羞只得在舊院左近街坊中走這市  
上人多有認得的見他來時點點糊糊道這便是財主的下場  
頭了也有輕薄的低低唱道胡員外天降災好日去了惡日來  
又有曾在解庫內喫虧過的便道出等輕人等重假紋出真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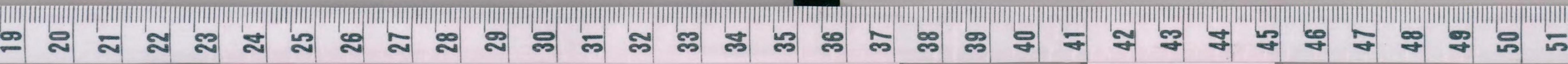
攙接

人世間只有開典當的欺心只願一箇箇像胡家老兒見世受  
報胡員外低着頭只顧走劈面撞着一箇人手裏拿柄小傘叫  
一聲員外這雪天那里去胡員外看時却是舊時請在家內教  
承兒經書的陳學究先生陳善胡員外滿面羞慚作了揖便道  
瞞不過學究家中實是艱難只得出來尋箇相識則箇陳善道  
既是窘乏時如何不去投遼四牌坊下那一箇人來胡員外問  
是那箇陳學究向他耳邊說了幾句說話胡員外大喜拱手道  
全仗學究扶持攙掇陳善道當得當得就把胡員外扯向小傘  
底下一同遮蓋了胡員外趁着傘復身從舊路轉南向四牌坊  
大門樓下投那箇人來原來那人姓糜名必達東京人氏原是  
箇閒漢出身得了樞密院一箇官員的心扶持他做箇提轄三  
年前要謀陞遷缺少些使用因是陳善的故友曉得他在胡員



外家教書托他去借了三百兩銀子湊辦衙門管幹得陞冀州都監之職做了二年有餘因與同寮不睦改調青州赴任順路帶家小家中看看回家纔得兩日當初借契上曾有保人陳學究花押今日胡員外雖然火燒沒了文契且喜保人見在况且是恩債萬無不還之理今日陳學究正去拜望有他引進却不兩便所以胡員外欣然而去到得門首多少官身私身一出入好不鬧熱也有管門的門公一見員外衣衫藍縷分明像箇乞丐模樣咄喝起來誰肯放他進來陳教授分說只不作准只得把小傘與他教他權且站在街頭等我進去見了都監必然相請衆人又道街頭上站立箇教化模樣的人壞他官府體面直趕得他在對門簷頭去了却說陳學究進廳去與糜都監相見敘了些寒溫賀喜的說話茶罷糜都監請陳學究到書房中

寬坐陳善道還有箇朋友在外面特來奉拜糜都監道是甚人陳善道原與都監有往來的叫做胡大洪糜都監道莫不是平安街上開解庫的胡員外麼陳善道然也糜都監快教請進家僮卽忙傳話出去請胡員外進來相會門公道從不見有甚麼胡員外到來胡員外在對門簷頭下聽得了便走過來說道則我便是胡員外衆人笑道走盡了四百軍州也沒有你這箇員外你這副嘴臉也叫員外時像我們都該叫尚書了門公把他攔住不放進去胡員外便高聲叫起陳學究來只見宅裏走出一箇老漢姓留名義是糜家的老蒼頭爲人老實忠厚向來跟在任上近日方回當初糜必達在胡員外家借銀是他經手擔回也往來了好幾遍今日員外雖然改樣面龐兀自認得便喝住門公上前迎住員外胡員外便將遇難的大畧并今日來意





對他說了留義道家至相請定有好情便引着員外到廳上來

陳學究望見慌忙起身名爲有錢員外快些請進見是藍縷窮漢坐定不起那縷都監看見是箇藍縷窮漢便有欺

他之意竟自坐定胡員外走近椅子邊恭恭敬敬的作箇揖道

尊官久違了縷都監在椅上把手淺淺一堯又依舊坐下問陳

學究道此位何人陳善道就是胡大洪員外縷必達故意睨着

眼睛覷了一覷便道一別三年竟不相認了也不另作箇揖口

裏叫聲請坐又不看椅到是陳學究半賓半主的拖把椅子在

上面同坐了胡員外見縷都監不言不語只得先開口道在下

有句不識進退的話奉告縷都監只做不知問道有何見教胡

員外道當初三年之前在下還開解庫家事頗裕尊官曾立箇

券約與在下取銀三百兩契上加二起利尊官榮任冀州在下

並不敢啓齒近因在下命運窮困遭了一場天火燒得罄盡寸

草不留食缺衣單實難度日幸遇尊官高轉回府特來叩謁利

錢已不敢計較只見賜本銀與在下爲營生之資恰似尊官見

惠一般縷必達道下官初任提轄時曾借過百金使用也沒借

許多到冀州一年本利都寄還了那里又欠甚麼銀兩胡員外

道貴人多忘事實是三百金並不會見還縷都監道既是未還

必有借券取出來看便知胡員外道借券已被火焚了指陳學

究道見有保人在此爲證陳善道是學生經手的果係未還想

都監錯記了縷必達就變了臉道聞說常言道有文便不鬪口

既無原券有何憑據你兩人口裏說三百就是三百若說三千

就是三千麼陳善道只道偶然忘記了便道都監休要執意天

理人心有則有無則無請自慢慢思量胡員外陪着笑說道如

今在下也不敢說三百二百但憑尊官齊發些便了縷必達大



平妖傳卷五 第十八回  
怒立起身來說道你兩箇一吹一唱同謀同夥硬要人的錢鈔好沒來由你若原契時三千兩也還你沒有原契休想半文破錢到手說罷一直走進內宅去了老家人留義先前見家主口氣不好只恐問他一句時有無難好答應預先躲過到是有些良心的却在大門口相等只見胡員外和陳學究氣忿忿地走將出來留義道員外休要着急容小人從容回家主再稟定有處置來了這半日想饑餓了若不嫌小人下賤請到店上喫三杯便屈教授同去走遭何如陳善一肚子氣那里要喫留義的東西見胡員外面有饑色只恐自己辭了連累他也沒得喫只得扯胡員外勸他同走留義引着胡員外陳學究到左近處一箇僻靜酒店內來胡員外這番真箇是絕處逢生死中得救正是飽食三餐非足貴饑時一口果然難畢竟胡員外怎他

回家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陳善留義雙贈錢

聖姑永兒私傳法

近日厨中乏短供

嬰兒啼哭飯籬空

母因附耳和兒語

爹有新詩謁相公

話說糜都監倚富欺貧見胡員外窮形容狀負債不還胡員外冒雪而往落得一場怠慢肚裏又氣又苦到是糜家老院子留義見員外饑寒之色看他不過拉他到僻靜處小小一箇酒店內揀副乾淨座頭請員外上坐陳學究下面陪席喚酒保分付打兩角酒要暖得滾熱却不用小杯有上好噉飯只顧搬來酒保道只有新出籠的黃牛肉別沒甚賣留義道有壯雞婆宰一個却不好胡員外道一味足矣何勞過費留義道簡褻休笑留



平妖傳卷五  
十五  
義親到甕邊把酒嘗得好了纔教酒保去煖酒保滿滿的切一大盤牛肉連小菜鹽醬搽一齊擺下放著三箇大甕子正待斟酒留義奪了他壺瓶道待我們自便你自去宰雞快快煮來胡員外對留義道你老人家也請坐下留義道員外和教授在上小人如何敢坐陳學究道你不坐時連我與員外坐下的都不安了留義道既恁地分付時小人傍坐斟酒大膽休怪把大甕子滿斟送與員外和學究喫胡員外還是空心出門的喫了兩甕熱酒便覺面紅心跳道在下不能飲了有飯求一碗罷留義怕他肚饑也不苦勸便分付酒保等雞熟了先看一位的飯來我陪教授還喫壺酒酒保煮熟了雞也剝做一盤連酒送到纔去取碗盛飯將一喫一添捧來問道那一位用飯留義教送在胡員外面前叫一聲請員外擎着飯碗在手剛咽得一口想着

家中妻女眼睜睜做指望如今空手而回我便有這碗飯喫了他們的飯還不知在那裏幾時到口不覺吊下雙行珠淚陳學究已知其意便道當初是我多嘴的不是帶累員外將財買氣也不信得麼家是這樣人對着留義道你家家主公幼年與我相交如一箇人百事與我商量有仁有義今日紗帽上了頭叫聲老爺就似閻羅王面前重換箇人身一般肚裏心肝五臟都變過了留義道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員外暫時落莫終有好日且請喫箇飽却又理會若是我家主到底不認時在小人身上會也打一箇來與員外經紀過活胡員外道如此多謝喫了兩碗飯便放下筯留義道再請用些胡員外道多了些酒實喫不得了留義道如此員外既不用飯還勸杯酒麼陳善道員外從來節飲胡員外道自從患難之後一發來不得



平妖傳卷五  
真箇是酒落愁腸今日領二位高情已爲過分了陳善與留義  
兩箇也喫完了酒飯陳善便立起身來在袖裏摸出三百文銅  
錢把與員外道這一串錢胡亂拿回家去買頓點心只恨窮教  
讀不能十分加厚留義喚酒保會過了鈔還剩得一百多錢也  
送與胡員外說道小人却輕褻了聊當一茶之敬胡員外想着  
家中苦禁又見他兩箇都出於至誠只得受了作揖稱謝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發無心栽柳柳成陰有詩爲證

欺心官長輸窮漢

有意家奴勝主人

善惡俱從心上發

由來不在富和貧

常言道施不在多要於當厄東京城裏有名堆金積玉的胡員  
外今日患難中見了三百多銅錢便十分歡喜百分感激可見  
好人原是容易做的越顯得麼都監人品反不如陳學究與留

義了話分兩頭且說張院君共女兒冷冷清清坐着永兒道爹  
爹出去告人未知如何媽媽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爹爹  
沒奈何擔着臉皮去告人知道如何永兒又道媽媽雪又下得  
大風又冷爹爹去告誰是媽媽道我兒家中又沒錢不教爹爹  
出去終不成餓得過日了我兒你且去牀頭邊尋幾文銅錢出  
巷去買些點心來喫待你的爹爹回來却又作道理當時永兒  
去牀頭番來倒去止尋得八文銅錢媽媽道我兒都拿去買幾  
箇炊餅來你且胡亂喫幾箇充饑永兒拖着一雙破鞋將衣襟  
兜着頭踏着雪走出不廝求院子來那街市上不比深山曠野  
這里往來人衆地下積雪不起都踐做爛泥十分難走永兒纔  
轉箇灣一脚踏箇高低跌上一交手中銅錢撒做一地衣服都  
泥污了永兒爬將起來顧不得衣服且在爛泥中簡起銅錢只



有七文那一文不知拋向那里去了尋了一會不見只得罷了  
行到大街賣炊餅處永兒便與店小二道箇萬福道叔叔買七  
文錢炊餅小二哥接錢在手看時一文錢又是破的揀出不用  
永兒把來繫在衣帶上道只買六文錢罷小二哥把一片荷葉  
包了六箇炊餅遞與永兒永兒接了取舊路回來已是未牌時  
分沿着屋簷正走之間到一箇空處只見一箇婆婆拄着一條  
竹杖胳膊上掛着一箇籃兒從背後趕上前來那婆婆怎生模  
樣但見

腰跔背曲面瘦皮寬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眼如秋水微  
渾髮似楚山雲淡形如三月盡頭花命似九秋霜後菊

却原來是箇教化婆子看着永兒道箇萬福永兒還了禮婆婆  
道你買甚麼來永兒道家中母親教奴家買炊餅來那婆婆道

我兒好教你知道我昨日沒晚飯今日沒蚤飯你肯請我喫箇  
炊餅麼永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媽媽也昨日沒晚飯今日  
沒蚤飯這婆婆許多年紀好不忍見解開荷葉包來把一箇炊  
餅遞與婆婆婆婆接得在手看了炊餅道好却好了這一箇如  
何喫得我飽何不都與了我永兒道告婆婆奴家却不敢都把  
與你家中三口兒兩日沒飯得喫媽媽教爹爹出去告人止留  
得八文銅錢教奴家出來買炊餅中途跌失了一文又退了一  
箇破錢只買得六箇炊餅媽媽喫兩箇奴奴喫兩箇還留兩箇  
等爹爹回來只怕他沒喫甚麼東西要把與他救饑因見婆婆  
年高奴奴不忍只得讓一箇與婆婆喫婆婆道你媽媽問炊餅  
如何買得少了你却說甚的永兒道媽媽問時只說奴奴肚饑  
就路上先喫了一箇就是婆婆道既然炊餅要將回去把這文



破錢捨我罷永兒全無難色真箇就在衣帶上解下這文錢遞  
與婆婆婆婆道媽媽問起錢來又是怎的回答永兒道只說街  
上泥潭跌失了兩文錢就是婆婆道難得我兒心好且是聰明  
實對你說我不肚饑不要喫這炊餅還了你去永兒道我與婆  
婆喫的如何還了奴奴婆婆道我試探你則箇難得你這片慈  
悲孝順的心我撩撥你要子將這文破錢在手心中顛一顛呵  
一口氣便變成周周正正的一文好錢遞在永兒手裏問道這  
法兒好麼永兒道甚麼樣法兒婆婆教會奴奴則箇婆婆道這  
小法不爲希罕你肯學時還有許多好要子的一發教你你識  
字麼永兒道奴奴識得幾箇字婆婆道我兒恁地却有緣法伸  
手去那籃兒內取出一箇紫羅袋兒來外面細細一條藤索兒  
纏緊看着永兒道你好生收了永兒接了袋兒道婆婆這是甚

麼物事婆婆道這箇喚做如意寶冊許多好要子法兒都在上  
面你可牢收了若有急難時可解開冊子來看便有解法倘不  
省得處只暗暗地喚聖姑姑我便來教你切勿令他人知道永  
兒把冊兒揣在懷裏把這文變的好錢直穿在裏頭裙帶上謝  
了婆婆先走不上幾步回頭看時那婆婆忽然不見永兒心中  
好生驚怪後人有詩云

一枚炊餅見人心

羅袋天書報德深

識得好心還好報

施恩何必吝千金

永兒捧着炊餅還家媽媽道我兒如何歸來得恁遲衣服都泥  
污了敢是跌了一交麼永兒道媽媽街上雪滑難行又跌失了  
兩文錢只買得六箇炊餅媽媽歎口氣道我兒命苦的只是若  
多兩箇錢的炊餅也飽不得我們一世只索罷了這泥污處莫



動揮他等待乾時擦去了就是娘兒兩箇把六箇炊餅各喫了  
兩箇那兩箇仍把荷葉包了放在一邊不多時只見員外歸來  
媽媽見他臉紅問道你去這半日見甚人來那里得酒喫員外  
把途中遇了陳學究同到縻都監家這段話述了一遍喜得天  
無絕人之路虧了他家老院子叫做留義一片好心請我到店  
上喫了酒飯又與陳教授湊出三百多錢相助媽媽歡喜教員  
外去糶些米買些柴炭且過三五日又作區處娘兒兩箇把剩  
下的炊餅又分喫了等得米來免不得做些飯喫到晚去睡永  
兒却睡不着思想日間那婆婆與我冊兒時說道有急難便可  
解開來看今日爹爹雖纒得些米勾得幾日之用少不得又是  
饑餓也算做急難了我且去開看有救餓的法兒沒有永兒款  
款地起來輕輕的穿了衣裳摸出房來原來胡員外住下房屋

是一間一披無非是些籬簽土砌那側邊披屋又破了只好將  
就做箇炊爨之所把那一間屋隔斷做下兩箇卧房前半段逼  
近了外街自己老夫妻住着後半段把與女兒做房却又在左  
邊抽出一條走路通着厨下天井裏去當夜永兒開門出來雖  
不經由爹媽牀邊却在緊貼壁如何不知驚覺了媽媽問道我  
兒那里去永兒道我肚疼起來要去解則箇娘道我兒想是受  
寒了你起身時仔細避風多穿件衣服莫要重重做病永兒道  
不妨事下牀來着了鞋兒到側邊破屋內只見雪光照耀如同  
白日厨下土竈砂鍋那水缸面桶之類無物不見永兒去懷  
中取出紫羅袋兒來解開細藤索兒打一抖抖出這箇冊兒來  
看時只因胡永兒看了這箇冊兒有分教少年閨女變成作怪  
妖精倒運乞兒仍作多錢員外直教三十六州年號改五六七



載戰塵飛畢竟永兒怎麼樣變化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胡洪怒燒如意册

永兒夜赴相國寺

九天秘册好驚人

但恐於中傳不真

若得善傳并善用

等閒疑鬼復疑神

當夜胡永兒解開紫羅袋外邊纏的麻索抖出那本册兒來走出披屋外仔細看時上面題道如意寶册揭開第一板看時第一行就寫道變錢法將一條索子穿着一文銅錢要打箇脫胎放在地上用物掩蓋昏一碗水在手依咒語念七遍含口水望下一噴喝聲疾揭起蓋時就變成一貫銅錢永兒道原來如此方法便就把解下來的這條麻索子將口間婆婆變的一文好銅錢解下裙帶來穿在索子上打了脫胎放在地上將面桶來

蓋了去水缸內昏一碗水在手依咒語念了七遍含口水望下只一噴喝聲疾下水碗揭起面桶打一看時青碗也似一堆銅錢永兒到喫了一驚沒做理會處思量道若把去與爹爹媽媽必問是那里來的如何回答永兒就心生一計輕輕的開了後門一撇撇在自家籬笆內雪地上只說別人暗地裏捨施貧戶的便把後門關上入房裏來把册兒藏了媽媽道女兒肚裏疼也不承兒道不疼了依然上牀再睡到天曉三口兒起來燒些面湯媽媽開後門潑那殘湯忽見雪地上有一貫錢喫了一驚慌忙提起把與員外看了道不知誰人撒這貫錢在後面雪地上我拾得在此胡員外道媽媽寧可清貧不可濁富我的女兒長成恐有不三不四的後生來撩撥他把這銅錢來調戲我今又是沒氣運的時節一時間取用了引得後生們到家囉哩



平妖傳卷五第二十四回  
七  
沒法擺佈媽媽道你好沒見識東京城內有多少財主做好事  
濟貧拔苦見老大雪下可憐這院子裏有許多沒飯喫的夜間  
撇在人家屋裏來捨貧也不見得員外搖手道難說難說我也  
是做過財主的幾曾有此事麼媽媽焦燥起來罵道老無知真  
箇是人貧智短了自古道賢愚不等也有捨得的也有不捨得  
的那里都要與你一樣你被天火燒了怎的別箇財主天火不  
燒他們行好事的到底好自家女兒你却三心四意去疑他我  
女兒又不曾出去一遍兩遍認得甚麼人來你却這般胡說罵  
得員外頓口無言點頭道也說得是我昨日出去求人三二百  
錢兀自不能勾得如今有這一貫錢且糴五百錢米買三百錢  
柴二百錢把來買些鹽醬菜蔬下飯且不煩惱雪下三口兒歡  
歡喜喜過了一日到晚去睡到二更前後永兒自思昨夜變得

一貫錢也好今夜再去安排看日裏便有這心預先尋得一條  
索子藏在身邊了永兒款款地起來着了衣服媽媽問道我兒  
做甚麼永兒道肚裏又疼要去解則箇媽媽道苦呀我兒先前  
那幾日有一頓沒一頓這兩日有些柴米不知饑飽只顧喫多  
了明日教爹爹出去贖貼藥喫永兒下牀來到破披屋下一似  
昨夜安排如法用索穿錢將面桶蓋了念了咒噴一口水揭起  
桶來看時和夜來一般又有一貫錢永兒開後門把這錢又撒  
在雪地上開了後門入房裏睡到天曉媽媽起來燒湯洗面開  
後門潑湯又看見一貫錢好不歡喜拿了回來胡員外道好蹊  
蹺這錢來得不明媽媽道莫胡說我不怕這是當方神道不忍  
見我們三口兒受苦救濟我們又把這一貫錢安在我家員外  
見媽媽昨日焦燥今番再不敢說只得含糊答應道媽媽說得



平妖傳卷五第二十四回  
是安在家中慢慢用度過了三五日後雪却消了天晴得好媽  
媽對員外道趁家中還有幾日糧食你出去外面走一遭儻撞  
見熟人賺得一二百錢也好員外聽得說只得走出去媽媽心  
寬無事出去鄰舍家喫茶閒話永兒見媽媽出去屋裏沒人開  
了前門取出册兒揭開第二板看時上首寫着變米法永兒道  
謝天地既是變得米憂他甚沒飯喫媽媽牀頭原有一隻米桶  
一隻米缸永兒去看時都盛得有米想了一回把桶裏的米爬  
在那缸內剩下的把被單鋪在地下都傾出了止存十數粒米  
在空桶內提在披屋內來把件衣服蓋了念了咒噴一口水喝  
聲道疾只見米從桶裏涌將出來永兒心慌不會念得解咒米  
突突地起來桶箍長久却是爛的忽然一聲響斷了桶箍撒一  
地米後人聽說變錢變米之事戲作詩云

錢滿索時米滿屋

何物咒語能神速

有人宜把咒傳吾

生願事他死當哭

永兒見了失聲叫苦媽媽在隔壁聽得女兒叫苦慌忙走過來  
看這米被生人一衝便不長了只見披屋內一地都是米媽媽  
喫了一驚道如何有這許多米永兒生一箇急計喚做脫空計  
道好做媽媽得知一箇大漢馱一布袋米把後門捱開來傾下  
米在此便去了喫他一驚因此叫起來媽媽看見桶箍散了問  
道這米桶是我房裏的拿出來做甚這桶裏米那里去了永兒  
道是我傾在房裏要出這空桶盛這披屋下的米不想桶箍年  
深斷了媽媽道那大漢却是甚人是何意故正在絮明却被隔  
壁張大嫂聽見了不知高低敲着壁兒叫道胡媽媽你直恁地  
不曉得是那有錢的員外財主見雪雨下了多日情知院子裏



石萬子沒飯喫的做這樣好事不教人知道撒錢撒米在人家裏這是陰騭若明明的捨怕人囉哩這箇何足爲道媽媽因張大嫂聽見了便不言語教女兒作速收拾媽媽也來相幫兩箇兀自收拾未了胡員外却好歸來見娘兒兩箇在地下掃米便焦燥起來道那見你娘兒兩箇的做作纔有一兩頓飯米便要作塌了媽媽道我如何肯作塌教你看缸裏甕裏缸裏桶裏都盛得滿了這里還有許多兀自沒家火盛得哩員外看了喫驚道這米却從那里得來媽媽道你出去了我在隔籬吃茶只聽得女兒叫起苦來我連忙趕將歸來看見一地都是米員外道却是作怪這米從何而來媽媽道永兒說見一箇大漢拖着一袋米捱開後門傾下米在家裏便去了那胡員外是箇曉事的入開了後門看籬笆裏外都沒有人來往的腳跡心下疑惑把

後門闔了入來尋條棒在手裏連叫永兒永兒見勢頭不好躲在自家房裏不敢出來員外扯將過來媽媽道沒甚事打孩兒做甚麼員外道且閉了口這件事却是利害前日兩貫錢來得蹉蹉今日米又來得不明教這妮子實對我說我便不打他若一句不實我一頓便打殺他我問他因何有這兩貫錢在雪地上因何有這米在屋裏這大漢的是何人便做道財主家行好事的難道偏照顧我家其中必有緣故永兒初時抵賴後來喫打不過又逼他招稱那大漢來歷這天大冤枉承當不起只得實說道不瞞爹爹媽媽說那一日初下雪時爹爹出去了媽媽教我出去買炊餅了回來路上撞見一箇婆婆看着我說肚饑問我討炊餅喫是奴不忍見把一箇炊餅與那婆婆他道我不要喫你的試探你則箇便還了我道是難得你慈悲孝順好心



便把我一箇紫羅袋兒內有一箇冊兒說道你若要錢和米看  
這冊兒上咒語都變得出來我初時不信一連兩夜依那冊兒  
上咒語都變得有錢今日媽媽在間壁人家去了我把變米的  
法兒試用果然又變得米來胡員外聽得說跌脚叫苦道如今  
官司見今張掛榜文要捉妖人喫你連累我我打殺這妮子也  
免我本身之罪拿起棒來便打永兒叫救人只見隔壁張大嫂  
聽得打永兒走過來勸時却關着門大嫂就在門外叫道員外  
饒了孩兒則箇閒常時不會這般焦燥爲甚事打他媽媽也不  
勸勸員外含着一口氣答應道大嫂可奈這妮子藏着一本冊  
兒說了半句就住了口大嫂道冊兒上寫着甚麼員外道都是  
些閒言閒語大嫂認錯了只道是甚麼私情本兒便叫道你女  
兒年紀小又不理會得須是街坊上浮浪子弟們擦撥他論口

辨舌若不申看的你只把這冊兒來燒了戒他下次便是何須  
動氣把孩兒這般狠打員外到被他提醒了應道大嫂說得是  
看着永兒道你把冊兒來我看那永兒去懷中取出冊兒來遞  
與爹爹員外接了道你記得上面的言語也不永兒道告爹爹  
記不得若着上看時便讀得出員外叫媽媽點一把柴火來連  
紫羅袋兒一包的燒了看着永兒道今日看問壁乾娘面皮饒  
你這一遭後番若再恁地活打殺你永兒道告爹爹再不敢了  
員外對媽媽道又是我夫妻福神重只是自家得知若還外人  
傳聞時却是老大利害媽媽被員外亂了一場不知高低只得  
由他有詩爲証

昔年媽媽燒仙書

員外今將寶冊燒

似此火攻能調慣

爭教天火肯相饒



說話的有一句話問你這書第十三回上說聖姑姑和蛋子和  
尚左黜三人鍊法三年方就何等煩難今日胡永兒變錢變米  
恁地容易可不前後相背了看官有所不知當初鍊神鍊鬼都  
是生手做事今日是聖姑姑設法來度他女兒陰空中暗暗佐  
助若初次見得煩難時永兒又不肯學了這册兒第一葉便是  
變錢法第二葉便是變米法也只揀永兒家中缺少的打動他  
心這都是聖姑姑引誘入門處閒話休題且說胡永兒被父親  
打了一頓逼取册兒燒了好不氣悶自去流淚是媽媽看見勸  
住了過了一夜到次日員外又出去了媽媽仍到間壁張大嫂  
家閒話永兒把前後門都閉了悶悶的坐在房中思量這本册  
兒千金難換那婆婆一團美意把來與我就是變些錢米來度  
日也免得求人却被婆婆燒了可惜後面都看不得不知是甚

麼要法那婆婆分付不省得時可叫聖姑姑他便來教道我今  
日雖沒了册兒我且喚一聲看他來也不來若肯來時或者他  
還存留得有再與他取討一本只怕那婆婆來時驚動了媽媽  
却不安穩便走到天井中去仰面看着天低低喚一聲聖姑姑只  
見那婆子手携竹杖從屋簷而下逕入披屋情然無聲永兒跟  
進屋去道了萬福把父親火燒册兒之事告訴過了婆婆道册  
兒不會燒原是我取得在此袖裏摸出册兒依然紫羅袋包着  
毫無傷損永兒喫驚連忙下拜相求婆婆扶起道我兒我原是  
你前世的親娘今番憐你受苦特來度你你要這册兒家中不  
能施展也是無用可依我言語日裏睡眠養息精神夜間莫脫  
衣服待黃昏人定後但聞鶴唳之聲便是我差來迎你的你便  
悄悄出房跨鶴而來我與你相會五鼓仍回這册兒上的術法



我一傳授與你得道之日神通廣大逍遙快樂不可盡說也  
永兒道如此甚好只怕爹媽夜間覺察尋覓起來不見了奴奴  
蚤晨回去如何抵賴婆婆道這箇容易把手中竹杖遞與永兒  
分付道我兒把這杖兒藏好到夜間動身時放在臥處將被蓋  
着你爹媽若來看時便如你睡着一般此乃仙家替身之法永  
兒接了竹杖在手那婆婆飛上屋簷忽地又不見了永兒方纔  
喜歡把杖兒藏在蓆子底下依着婆婆言語不脫衣服到黃昏  
時候果然聽得一聲鶴唳永兒便在裏牀蓆子下取出杖兒覆  
於被內悄悄步出庭中只見一隻仙鶴舒頸迎接永兒跨上鶴  
背望空飛去須臾到一箇所在歇脚只見婆婆先在又不是先  
前打扮了頭戴星冠身穿鶴氅甚是齊整那婆婆把手一招那  
鶴便鑽進他衣袖裏去取出看時却是一箇紙剪的仙鶴慌得

永兒又拜下去婆婆扶起道我兒休得驚恐永兒覺得站身之  
地甚是高峻問道此處是那裏婆婆道這是大相國寺中浮圖  
第一層人跡不到正好教導你先教你箇飛行法跨在箇板檯上念箇咒語  
這檯隨意變化騰空而起你每夜自來自去何等方便永兒會  
了這法自此暮去晨歸把這如意寶冊次第領會一來永兒聽  
明見性書符念咒一教便會二來多分是聖姑姑見成鍊就的  
法物交付與他只須指點運用甚是省力不題永兒學法再說  
胡員外燒册的時節米桶裏有米喫牀頭邊有錢用古人原說  
是坐喫箱空立喫地陷一日三三日九那里過得半月十日桶  
裏喫的漸漸淺了牀頭錢漸漸的短了再過幾時米盡錢空衣  
然有一頓沒一頓求告人又沒求告處依先沒飯得喫媽媽重



復思量起永兒變錢變米冷痛熱疼埋怨老公道你却把永兒  
來打又燒了他的册兒今日你合該餓死連累我和女兒受苦  
你如何做這般人靠米缸餓死教我娘兒兩箇忍饑受餓員外  
道事到如今也沒奈何你只顧埋怨我恁的媽媽道纔有些飯  
喫便生出許多事來你既然大膽打他須有用處置錢米如今  
窮性命尚在那册兒却把來燒了員外道是我一時沒思量干  
不合萬不合燒了蚤知留了那册兒也好媽媽道你省口時却  
遲了員外道沒奈何我陪些下情央我女兒想他還記得再變  
得些錢和米搭救我們則箇你且去問他看媽媽道女兒自從  
喫你打了再不到爹媽身邊來只在自房裏住日裏悶悶昏昏  
只打瞌睡夜裏上牀便如一塊木頭相似昏迷不醒我前晚半  
夜裏起來解手見後房門開得不緊被風刮開了我怕女兒傷

了風打箇燈火看時他緊緊擁着被兒睡倒隨你左搖右搖只  
是不醒好端端一箇聰明孩子被你一頓拳頭打呆了還記得  
甚麼册兒不册兒要問他時你自進他房去問他我沒這副嘴  
臉員外真箇走進房裏陪着笑道我兒爹爹問你則箇册兒上  
變錢米的法你記得也不記得永兒道告爹爹不記得員外道  
我兒搭救了爹媽又不搭救了別人休得使性是做爹的不是  
了永兒只不統口媽媽跨進房門把員外一攬罵道死漢走開  
娘的向前道我兒莫看爹面看娘面好反記得些法兒便救娘  
的性命則箇員外道今後再不打你了永兒道前番因爹爹打  
了都忘記了暗暗也記得些兒不知用得也不爹爹你去櫬子  
坐定我教你看員外依着女兒口在板櫬上坐了只見女兒念  
念有詞喝聲道疾那櫬子從空便起嚇得媽媽呆了員外頭頂



着屋梁叫救人下又下不來若沒這屋直起在半天裏去了正是法會施展神通手先把親爹耍一場未知胡員外如何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平安街員外重興

胡永兒豆人紙馬

五雷正法少人知

左道流傳世亦稀

不作欺心負天地

神通遊戲總仙機

話說胡永兒要着員外坐在板櫓上櫓便飛起直頂屋梁那時員外好慌看着女兒道這箇是甚麼法兒且教我下來永兒道告爹爹知道變錢米法兒都忘了只記得這箇法兒救不得饑又濟不得急員外道好怕人子且放我下來則箇永兒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撻子便下來了員外道好險幾乎兒跌下來

便不死也少不得青腫了幾處永兒道爹爹你真箇要錢也不員外道我兒你說癡話爹媽兩三日沒有飽飯喫了不要錢也罷難道不要性命的永兒道既爹爹要錢時去尋兩條索子來且變一兩貫錢來使用員外日雖不語心下想道有心做我女兒着一客不煩兩主趁他心肯時節多尋些索子要他變幾百貫錢教我快活則箇事發到官却又理會到牀頭簡着只剩得三條索子員外心上嫌少一逕走出巷來到大街相識的鄒大郎雜貨舖內問道大郎細麻索要大些一捆鄒大郎道什麼用的員外是老實人便道穿錢用的鄒大郎笑道員外又發財了有許多錢穿哩索子儘有數錢來便了員外纔知得身邊沒錢便將身上舊布整衣服下權時爲當鄒大郎想道他買索子的錢也沒有那裏有錢要穿眼見是虛話他恁般貧困口食不週



知道將麻索子去做什麼把戲明日弄出一場是非連累着我  
便道小店本少利微見錢便買這衣服休要脫下員外道寄下  
一時少停便來取贖鄒大郎那里肯依員外只得下了堵頭想  
着相熟的如此別家定然也是不肯的足見我命薄且把三條  
索兒先變三貫錢再處急急跑回院子裏來鑽進房裏在牀頭  
忙忙檢看不見了索子媽媽和永兒看了忍不住笑媽媽道老  
無知你忙做甚麼員外道我檢出三條索子在此如何不見了  
媽媽道我把與女兒變得三貫錢在此你又跑到那里去來員  
外道我想着有心央女兒一遭多尋百千條索兒變些錢來長  
遠受用耐開雜舖的鄒大郎定要見錢來買我脫這整衣與  
他爲當他再三不肯媽媽道你莫要利心忒重每日不脫有一  
二貫錢在家也勾你下半世不求人了員外問錢在那里媽媽

道在被窩裏蓋着員外不勝歡喜便取去糶米買柴明日又同  
媽媽去求永兒變錢自從這日爲始永兒不時變些錢來缸裏  
米也常常有員外自身邊也常有錢買酒食喫衣服逐件置辦  
身子比舊光鮮了一日員外出去買些東西歸來永兒道爹爹  
我教你看件東西去袖子裏摸出一錠銀子來員外接得在手  
裏顛一顛看約有二十四五兩重員外道這錠銀子那里來的  
永兒道早起門前看見賣香紙的老兒過車兒上有紙糊的金  
銀錠被我把一文錢買他一錠將來變成真的員外道變得百  
十貫錢值得什麼若還變得金銀時我三日兒依然富貴走到  
紙馬舖裏買了三吊金銀錠歸來看着永兒道若還變得一錠  
半錠也不濟事索性變得二三十錠也快活下半世永兒接那  
金銀錠安在地上腰裏解下裙子來蓋了口口念念有詞噴上



一口水喝聲道疾揭起裙子看時只見一堆金一堆銀在地上  
員外看見歡喜自不必說了都是得女兒的氣力變得許多金  
銀員外看着媽媽和永兒商議道如今有了金銀富貴了終不  
成只在不斷求院子裏住我思想要在熱鬧去處尋間房屋開  
箇綵帛舖你們道是如何媽媽道我們一冬沒飯得喫終日裏  
去求人如今猛可地去開箇綵帛舖只怕被人猜疑員外道不  
妨有一般一輩的相識們我和他們說道近日有箇官人照顧  
我借得得些本錢問牙人見買一半賒一半便不猜疑了媽媽道  
也說得是當日胡員外打扮得身上乾淨出去見幾箇相識說  
道我如今承一箇官人照顧借得些本錢要開箇小舖兒你們  
衆位相識們肯扶助我麼只見要賒一半買一半作成小子則  
箇衆人道不妨不妨都在我們身上衆相識一時說了去那當

坊市并賃得一所房子置些櫥櫃家火物件揀箇吉日開張舖  
面雖說賒一半買一半其實只做箇媒兒能收得許多貨物都  
虧了永兒在舖中聽了要長要短便到裏面去變將出來因不  
費本錢所以但是一貫貨物只賣別人九百文加一相饒人人  
都是要便宜的見買得賤貨物又比別家的好人便都來買舖  
裏貨物件件賣得員外不勝歡喜家緣漸漸的長舖裏用一箇  
主管兩箇當直兩箇養娘沒兩三年一箇家計甚是次第把平  
安街火發場空地依先造起屋來雖比不得舊時齊整一般有  
廳堂房室後園種植些花草正是頓開新氣象重整舊門風東  
鄰西舍都來作賀幾年斷絕來往的人家到此仍舊送盤送盒  
做相識來往胡員外住在大角亭子上和那不斷求院子裏將  
及二年賃房子開舖又有三年共是五年還歸故里依先是箇

費



胡員外這纔是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意時有詩爲証

貧富升沉總運該

家資攝去又還來

憑誰寄語縻都監

財主於今復有財

別家店裏見他有人來買便疑道蹊蹊作怪一應貨物主人都從裏面取出來主管們又疑道貨物如何不安在厨裏都去裏面去取胡員外便理會得他們疑忌的意兒自忖道我家又不曾買却是女兒變將出來的如今喫別人疑忌如何是好過了一日到晚收拾了鋪進裏面教安排晚飯來喫養娘們搬來三口兒喫酒之間員外分付養娘道你們自去歇息我們要商量些家務事養娘得了言語各自去了不在話下員外與永兒說道孩兒一箇家緣家計皆出於你有的是金銀段匹不計其數外面有當直的裏面有養娘舖裏有主管人來買的段匹通生

疑道只見賣出去不會見上行從今以後你休在門前來聽了賣得百十貫錢值得些甚麼若是露出斧鑿痕來喫人識破倒是大利害把家計都撇了今後也休變出來了永兒道告爹爹奴奴自在裏面只不出來門前聽做買賣便了員外道若恁地甚好叫將飯來喫罷女兒自歸房裏去了自從當晚分付女兒以後舖中有的段匹便賣沒的便交去別家買先前沒的便變出來如今女孩兒也不出舖裏來聽了胡員外甚是放心隔過一月有餘胡員外猛省起來這幾日只管得門前買賣不曾管得家中女兒若納得住定盤星便好倘是胡做胡爲教養娘得知却是利害當日胡員外起這箇念頭來看女兒來到中堂尋女兒不見房裏亦尋不見走到後花園中也尋不見往從柴房門前過見柴房門開着員外道莫不在這裏面麼移身挺腳入



得柴房門只見女兒在那空濶地上坐着一條小撻兒面前放  
着一隻水碗手裏拏箇朱紅葫蘆兒員外自道一地裏沒尋他  
處却在此做甚麼又不敢驚動他立住了脚且看他如何只見  
永兒把那朱紅葫蘆兒拔去了塞的打一傾傾出二百來顆赤  
豆并寸剪的稻草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詞含口水一噴喝聲  
道疾都變做三尺長的人馬都是紅盔紅甲紅袍紅纓紅旗紅  
號赤馬在地上團團的轉擺一箇陣勢員外自道那箇月的初  
十邊被我叮嚀得緊不敢變物事却在這裏舞弄法術且看他  
怎地計結只見永兒又把一箇白葫蘆兒拔去了塞的打一傾  
傾出二百來顆白豆并寸剪的稻草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詞  
含口水一噴喝聲道疾都變做三尺長的人馬都是白盔白甲  
白袍白纓白旗白號白馬一似銀牆鐵壁一般也排一箇陣勢

這柴房能有許多寬轉却容了四百多人馬排下兩箇陣勢還  
空得有戰場並不覺一分兒狹窄看得員外眼花撩亂如在夢  
中光景只見永兒去頭上拔下一條金篋兒來喝聲變手中篋  
兒變成一把宝劍指着兩邊軍馬喝聲道交戰只見兩邊軍馬  
合將來喊殺連天驚得胡員外木呆了道早是我見若是別人  
見時却是老大的事終久被這妮子連累要無事時不如早下  
手顧不得父子之情員外看了十分焦燥走出柴房門去厨下  
尋了一把砍骨的蠻刀復轉身來却說胡永兒執着劍喝人馬  
左右旋合龍門交戰只見左右混戰不分勝敗良久陣勢走開  
赤白人馬分做兩下永兒把劍一揮喝聲收只見赤白人馬依  
先變成赤豆白豆寸草永兒收拾紅白葫蘆兒內了胡員外在  
背後提起刀看得永兒分明只一刀頭隨刀落尸橫在地有詩



爲證

父子天親豈忍狀

只防妖法惹災殃

可憐兩隊如雲騎

不救將軍一命亡

員外看了永兒身首異處心中又好苦又好悶又好慌便把刀丟在一邊拖那尸首僻靜處蓋了出那柴房門把鎖來鎖了沒精沒彩走出彩帛舖裏來坐地心中思忖道罪過我女兒措辦許多家緣家計適來一時之間我見他做作不好把他來壞了也怪不得我若顧了他時我須有分喫官司寧可把他來壞了我夫妻兩口兒倒得安跡他的娘若知時如何不氣終不成一日不見到晚如何不問着甚麼道理殺了他胡員外坐立不安走出走人有百十遭到晚收了舖主管都去了分付養娘安排酒來我與媽媽對飲三盃員外與媽媽都不提起女兒兩箇喫

了五七盃酒只見員外歎了一口氣簌簌地兩行淚下媽媽道沒甚事如何這等哭員外道我有一件事又是我的不是我們夫妻兩箇方得快活我看女兒做作不好一時問見不到把他來壞了恐怕你怪你不要煩惱媽媽道員外怎的說這話孩兒又做甚麼蹣蹣的事員外把那永兒變人馬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媽媽聽得說擡胸擡脚哭將起來道你忘了三年前在不斷求院子裏住時忍饑受凍不是我女兒如何有今日你便下得手把我孩兒來壞了員外道雖是我一時間焦燥却也是爲着身家所係萬不得已你休怨我且看日常夫妻之面媽媽道你殺了我女兒我如何不煩惱媽媽又疑道適纔我見女兒好好地在房裏如何說是壞了乃問道你是幾時殺的員外道是日間殺的媽媽道既是日間殺的我教你看一看箇人媽媽入



去不多時臂脫膊拖將出來員外仔細看時喫了一驚正是我  
女兒日間我一刀剝子如何却活在這裏說得員外肚裏慌張  
想道終久被這作怪的妮子連累不免畧施小計保我夫妻二  
人性命只因胡員外動了這念頭有分教永兒弄出一段奇怪  
姻緣鬧遍了開封一府正是一味平安方是福萬般怪異總非  
祥畢竟員外設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胡員外尋媒議親

蠢憨哥洞房花燭

多言人惡少言癡

惡有憎嫌善又欺

富遭嫉妬貧遭辱

思量那件合天機

話說媽媽一隻手牽着永兒臂膊出來永兒見了爹爹背轉了  
臉道箇萬福對娘道爹爹沒甚事叫孩兒出來做甚說罷依舊

進房去了胡員外親眼見了女兒好生在那里到是滿面羞  
慚開了口合不得又被媽媽搶白了一場員外只得含糊過了  
一夜次日蚤起先去開柴房門看時說得員外呆了只見刀在  
一邊剝的尸首却是一把抹著蒂砍做兩截員外道哎呀昨日  
明明是我不手的如何却是若蒂似此成妖作怪決留他不得  
了只教他離了我家便了員外躊躇了一日到晚來與媽媽喫  
夜飯商議道常言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如今永兒年已長成  
只管留他在家不是長久之計他的終身也是不了媽媽道今  
日家計都是女兒掙的何忍推他出去况且你我家下竝無第  
二箇人還是贅箇女婿在門幫家過活你我也得箇半子倚靠  
員外道媽媽我初意亦欲如此只是女兒從幼嬌養慣了好的  
是頑耍便趕開養娘把柴房中荳人草馬爭戰之事述與媽媽



聽了似此弄手弄脚倘然落在別人眼裏說將出去可不得斷送了你的性命不如擇箇良姻嫁他出去在公婆身邊到底不比自家爹媽少不得收斂些過了三年五載待他年長老成連女婿收拾回來可不兩得其便只這一席話哄過了媽媽便應道員外見得也是次日天明便叫當直的去前街後巷叫兩箇媒人來當直的去不多時叫得兩箇媒婆有一首小詞名駐雲飛單道那做媒婆的行徑

堪歎媒婆兩脚搬來疾似梭八字全憑做年紀傳來錯唵舌上弄風波將貧作富撮合成交那管終身悞只要男家財禮多只望花紅謝禮多

那兩箇媒婆一箇喚做快嘴張三嫂一箇喚做老實李四嫂兩箇來到堂前叫了員外媽媽萬福媽媽教坐了請茶茶罷安排

酒來相款張三嫂起身來告媽媽和員外連叫媳婦們來不得有何使令員外道且坐你二人曾見我女兒麼張三嫂道前次曾見小娘子來好箇小娘子員外道我家只養得這箇女兒年方一十九歲要與他說親特請你二人來商議則箇張三嫂道謝員外媽媽照顧媳婦既是小娘子要說親事不知如今要入贅却是嫁出去胡員外道我只是嫁出去李四嫂道若要嫁出去時這親事却有員外取出二兩銀子來道權與你二人做脚步錢若親事成時自當重重的相謝兩箇道媳婦們不會出得分毫之力如何先蒙厚賜受之不當口裏雖恁般說兩箇都伸手去接那銀子是張三嫂先接到手作謝出來到絲帛舖裏借等子夾剪把銀子平分了兩箇於路上商量道那里有門廝當戶對的好人家趁熱就去說便好李四嫂道急切難得只看



我們造化張三嫂道今日講過你也不須要瞞我我也不要瞞你大家分頭去尋訪訪得一頭來我兩箇有話同說有錢同近有酒同喫李四嫂道說得是我尋得來也對你說你尋得來也到我說兩箇約定了分路而去張三嫂想道西街上木桶張員外單生得一箇兒子年方一十七歲只要說一箇好媳婦我且去走一遭只怕他嫌胡家年長成不成喫三瓶且去哄杯酒喫也好當下張三嫂逕到張員外家張員外見箇媒婆入來便問道有何事到我家張三嫂道有一門好親特地來說員外道有多少媒人來說過都不成得如今不知是誰家女兒張三嫂道是開絛帛舖胡員外的女兒生得花枝般好張員外道我曾在金明池上見來真箇生得好只不知多少年庚張三嫂道一十九歲獨養女兒張員外道長兩歲也不妨只怕他不願嫁出我

只有這箇兒子我却不肯入贅張三嫂道胡員外也情願嫁出來張員外見說十分歡喜教安排酒來與張三嫂喫三杯取出一兩銀子相送說道若親事成時別有重謝張三嫂收了銀子作謝出來喫了兩家的酒醺醺的自言自語道今日是好日都順溜這頭親事管情要成過了今夜明日起箇黑蚤到胡家去說莫要通李老實知道却說老實李四嫂這日因打金沙唐員外家門首經過想着他有箇兒子年方二十一歲向來定下徐大戶家的女兒因此女害了癆怯未曾完娶二月間女兒已死那唐小官人是要緊做親的若說胡員外宅裏女兒必然樂從走到唐家門首恰好唐員外在門前閒坐看見李四嫂前來原是相熟的便道四嫂那里來李四嫂道有句話特地到宅唐員外道既有話請到裏面講李四嫂跟員外進去坐了問道小官



平妖傳卷五  
三十一  
人在宅麼唐員外道出外去收些小貨未回李四嫂道徐家小  
娘子沒了另扳得有好親麼唐員外道還不會你看見有好頭  
腦作成則箇李四嫂道有一頭若此說來必定中意唐員外道  
是那一家李四嫂道是開綵帛舖的胡員外的女兒年方一十  
九歲唐員外聽得說笑道我知胡員外的女兒且是生得好又  
聰明伶俐當初胡家開典舖的時節我家便央人去說胡員外  
要招贅在家搖得頭落不肯因此扳了徐家這頭親事只不知  
胡員外有口風沒有你却如何來說李四嫂道昨日胡員外叫  
將我去與了我一兩銀子又與了三杯酒喫要說門當戶對的  
親情願嫁出故此媳婦特來宅上說唐員外見說十分歡喜卽  
時叫安排酒來教李四嫂喫了也把一兩銀子相送道若親事  
成時另有重謝有煩用心着力則箇李四嫂謝了唐員外出來

一路上歡歡喜喜也打帳瞞過了快嘴張三嫂明日獨自箇去  
做這頭媒人却說次日胡員外家開了大門是張三嫂先到剛  
要進門遠遠的望見東邊來的好似李四嫂模樣張三嫂道這  
婆子清蚤趕那里去我且躲在一邊看他只見李四嫂到了胡  
家門首兩頭打一看逕鑽進門內來了正與張三嫂打箇照面  
正是夜眠清蚤起又有不眠人兩下都喫了一驚好生沒趣張  
三嫂道你來有甚話說李四嫂道看見你在此特地進來陪你  
張三嫂道我也想知道你決然到這裏的所以先來等候兩箇笑  
了一場李四嫂道阿姆你實說尋得頭好主兒麼張三嫂道不  
瞞你說有一箇上好頭腦管取十說九成李四嫂問那家張三  
嫂道是木桶張員外家一十七歲花枝般的小官人李四嫂道  
阿姆莫怪我說男大女小團圓到老到是雌的大了兩歲恐怕



不中本宅的意張三嫂道你快閉了口常言道妻大一有飯喫  
妻大二多利市妻大三屋角攤如金剛大兩歲正是利市發財  
旺夫如何不好你嫌我這主兒不好有甚別箇主兒勝得這一  
頭的李四嫂道我這家却勝得多哩是金沙唐員外家兒子長  
房長媳目下說成就行聘就做親的張三嫂道便是那望門寡  
的硬東西麼誰家女兒是銅盆肯去對那鐵掃帚恁般頭腦不  
講得也罷也省些後來抱怨李四嫂道我與你打箇掌偏要員  
外成我這頭親事張三嫂道不須賭得從今說過了成了你的  
我也不來爭成了我的你也休指望八刀只喫杯喜酒便了舖  
裏主管聽得了便插口道這句話說得是各人船底下有水各  
人自行拌乾了涎唾兒也是沒用正不知我家員外喜那一頭  
哩姻緣是五百年前結下的勉強不得兩箇方纔佳了口雙雙

的走進客座裏來有詩爲証

媒婆兩脚似船形

有水河中各自行

空自相瞞爭起蚤

誰知員外不應承

却說胡員外正走出客座來兩箇媒人相見了員外教坐道難  
得你們用心昨日說了今日便有張三嫂不等李四嫂開言便  
攙先答應道有一頭好親事是小媳婦尋來的西街上木桶張  
員外家單生一子年方十七人才出衆真箇十分伶俐一手寫  
一手算胡員外聽說了道且放過這頭親事李四嫂道我說的  
又是一箇主兒是金沙唐員外家好箇小官人年二十一歲了  
百伶百俐寫算俱精五六年前曾在宅上求過親的不會成得  
今番又來相求胡員外搖着頭道這頭親也且放過一邊別有  
親時再煩你二人來說兩箇媒人都道恁地好親事如何教放



過了員外且與院君商議則箇胡員外道我心裏便是有些不在意院君也十分做不得主便去衣袖裏摸出一兩銀子來送與二位道天早不敢相留權當一茶有煩用心體訪一頭誠實小官人直待我自心裏像意方好兩箇媒人受了銀子只得起身出來說道雖然親事說不成也不白折了這箇早起想起來這頭媒人不是獨做得的今後須是你吹我唱大家攬撥慇懃不怕他不聽兩箇又把一兩銀子分了各自去訖從此兩箇媒婆真箇和同水蜜一條跳板上走路話休煩絮但有好親去說聽得說兒郎聰明伶俐便教放過了如此也不知幾次又隔了數日兩箇媒人商量道難得胡員外去時便是酒和銀子不會空過我兩箇有七八頭好親事去說只是不肯不知是甚意故李四嫂道他說要尋箇誠實小官人莫非到嫌忒聰俊了麼張

三嫂道今日我們兩箇沒處去了我和你去胡員外宅裏騙他幾杯酒喫有采騙得他兩把銀子大家取一回笑要李四嫂道你有甚親事去說張三嫂道你休管只顧隨我來教你喫酒便了兩箇來到胡員外家却好員外正在舖裏兩箇坐定喫茶員外問道有甚親事來說張三嫂道告員外今有和宅上一般開絲帛舖的焦員外他有箇兒子甚是誠實只怕太過分了些員外問道他兒子幾歲諸事如何張三嫂道焦員外的兒子雖則也是一十九歲了還是妳子替他着衣裳三頓喂他茶飯口邊涎瀝瀝他不十分曉人事滿門都稱他是憨哥胡員外聽了道這頭親事到稱我意煩你二位用心說說則箇院君面前莫說實話只是褒獎罷了兩箇媒人聽得說口中不說心下思量石頭萬頭好親花枝也似兒郎都放過了却將這箇好女兒嫁這



箇瘋子兩箇又喫了數杯酒每人又得了二兩銀子謝了員外  
出來對門是箇茶坊兩箇人去喫了茶李四嫂道你沒來由教  
我忍不住笑捏出兩把汗只怕胡員外焦燥起來帶累我甚麼  
意思張三嫂我和你說這許多頭好親事都教放過了我自閒  
着要他若胡員外焦燥時我只說取笑誰想到成了事李四嫂  
道想是他中意了若不中意時今日如何把四兩銀子與我們  
比往常更是加厚兩箇廝趕着一頭走一頭笑逕投國子門來  
見焦員外焦員外教請坐喫茶員外道你兩箇上門是喜蟲兒  
有甚好話來說張三嫂道告員外我兩箇特來討酒喫與小員  
外說親焦員外道我的兒子是箇呆子不曉人事的誰家女兒  
肯把來嫁他李四嫂道與員外一般開絲帛舖的胡員外宅裏  
花枝也似一箇小娘子年方一十九歲多少人家去說親的都

不肯方纔媳婦們說起宅上來胡員外便肯應承特教我兩箇  
來說焦員外見說好歡喜道你兩箇若說得成時重重的相謝  
兩箇喫了數杯酒每人送了一兩銀子出得焦員外家逕來見  
胡員外李四嫂道焦員外見說宅上小娘子十分歡喜教來稟  
覆員外要揀吉日良辰下財納禮要甚安排都依宅上分付胡  
員外聽說不勝之喜自教媒人去對張院君說院君細問時只  
說小官人生得豐厚是箇有造化的只是從小嬌養慣了穿衣  
服還要別人伏侍生在這般富足人家好不受用院君也允了  
媒人去焦家回復話休絮煩回家少不得使媒人下財納禮奠  
雁傳書焦員外因是自家兒子不濟每事從厚不則一日揀了  
吉日良時成那親事却說焦員外和媽媽叫妹子來分付道小  
官人成親房中的事皆在你身上若得夫妻和順我却重重賞



平妖傳卷五  
你娘子道多謝員外媽媽娘子自有道理媽媽道恁他時慢慢  
教他好娘子與媽媽入房裏來看着憨哥道憨哥明日與你娶  
老婆也憨哥也道明日與你娶老婆也娘子又道且喜也憨哥  
道且喜也娘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我們員外好不曉事這  
樣一箇瘋子却討媳婦與他做甚麼苦害人家的女兒那胡員  
外也沒分曉聽得人說這箇女兒十分生得標致又聰明智慧  
書算皆能却把來嫁這箇瘋子不知是何意故當夜過了至次  
日焦家打點迎娶不在話下晚間胡媽媽送新人進門少不得  
要拜神講禮參筵拂塵娘子扶那憨哥出來胡媽媽看見喫了  
一驚但見

面皮垢積日角涎流帽兒光歪單雙丫衫子新橫率遍體帶  
眉縮頰反耳斜睛靴穿歪腿步踉蹌六七八人挽涕掛淚唇嘴

臉腫一雙袖抹瞪目視人無一語渾如扶出猙獰毛短連鬚  
有千根好似招來鬼魅齏軀難自立窮崖怪樹搖風腥臉對  
神前深谷妖狐拜月但見花燈那解今宵合巹雖逢鴛侶不  
知此夜成親送客驚番滿堂笑倒洞房花燭分明織女遇那  
羅簾幙搗紅死似觀音逢八戒便教嫫姆也嫌憎縱是無鹽  
羞配合

當晚娘子扶着憨哥行禮揖不成揖拜不成拜平昔間慣隨人  
口裏說話到此沒隨一頭處口中只是亂哼胡媽媽看見新女  
婿這般模樣不覺軟軟地淚下暗地裏叫苦道老無知却將我  
這塊肉斷送與這樣人我女兒終身如何是了要叫兩箇媒人  
來發作時那李老實已躲過一邊去了張快嘴看見辭色不善  
先把說話來迎住道老院君這頭親事媳婦們也不敢斗膽都



平妖傳卷五  
依着老員外分付下來老院君回去問老員外時自然明白今日大喜之日列位高親在此望老院君凡百包荒隱惡而揚善則箇只這幾句話張院君到不好開得口了正是啞子慢嘗黃藥味難將苦口對人言沒奈何與許多親眷勸酬了一夜次早只得撇了女兒別了諸親回家一見了員外不覺怒氣衝天掇下了髻兒撞一箇滿懷便叫天叫地介哭將起來員外道好時好日沒事爲着甚的媽媽道只想你是一家之主百事憑你誰知是箇老禽獸沒人心的我這一箇成家立業的好女兒好面頭親事來說只是不允偏揀這箇瘋子嫁他是何道理胡員外追我女兒留在家中久後必然累及我家便是嫁出別人家裏去嫁了箇聰明伶俐的老公壓不住定盤星露出些斧鑿痕來又是苦我如今將他嫁箇木畜不曉人事的老公便是有些世

漏他也不理會得媽媽道這等一箇好女兒嫁恁地一箇瘋呆子豈不悞了我女兒一生員外道他離了我家是天與之幸你管他則甚媽媽只是哭親哭肉罵一回哭一回整整的廝鬧了一夜不在話下却說胡永兒見媽媽去了眼淚不從一路落苦不可言陸續相送諸親出門晚飯已畢謝了婆婆道了安置隨妳子入房裏來見憨哥坐在牀上妳子道你和小娘子睡憨哥道你和小娘子睡妳子道你和小娘子睡休妳子心裏道只管隨我說時幾時是了不若我自安排小娘子睡便了妳子先替憨哥脫了衣服扶他上牀睡倒蓋了被然後看着永兒道請小娘子寬衣睡了罷永兒見妳子請睡包着兩行珠淚思量道爹爹媽媽我有甚虧負你處你却把我嫁箇瘋子你都忘了在不廝求院子裏受苦味如今富貴不知



虧了誰人休休我理會得爹爹意了教我嫁一箇聰明丈夫怕我教他些甚麼因此先識定了却把我嫁這箇瘋子抹着眼淚叫了妳子安置脫了外蓋衣裳與憨哥同睡妳子自歸房裏去了永兒上得牀把被緊緊的捲在身上自在一邊睡不與憨哥合被心裏思道我久有跟隨聖姑姑出門之意只爲爹媽難忘恩時撇他不下他又無第二箇男女靠着何忍將奴嫁出又配着這箇歪貨不知聖姑姑那邊知道也不知道歎了一回不覺睡去了夢見聖姑姑乘鶴而來只因這一來有分教永兒安心息念又過幾時正是夫妻本是前生定莫怨東風只自嗟畢竟聖姑姑說出甚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蠢憨哥誤上城樓脊

費將仕撲碎遊仙枕

駿馬慣馱村漢定

巧妻常伴拙夫眠

姻緣都是前生債

莫向東風怨老天

話說胡永兒夢見聖姑姑騎鶴而至叫聲我兒聞得你嫁了新郎特來看你永兒便把心中苦楚告訴了一遍聖姑姑道你終身結果自在貝州這里原非你安身之處永兒道奴奴只今日跟了娘娘去休聖姑姑道宿債未畢還不是脫身的時候永兒道奴奴與那瘋子有甚夙債聖姑姑道你前生做我的女兒時節我同你到劍門山關王廟中避雪有箇年少道士費清風與你眉來眼去雖則未曾成就你却也不曾決絕得他那道士爲思憶你一病而亡只爲他情癡忒重所以今生投胎變成癡子但他的情根却也種得深了少不得今世要開花結果今日與你做一場夫妻也是還債到緣分了時自有箇散場你也須索



忍耐休得簸弄神通惹人猜忌若有急難可到鄭州來尋我說罷依舊乘鶴飛去了永兒醒來一句句都記得在心裏曉得前緣宿業到也心定了張院君回家到第二日一心只牽掛女兒不知這一夜如何過了眼兒也一定哭得紅腫了差兩箇養娘去看回來說道歡歡喜喜在那里媽媽不信連看了幾遍回報都是一般話兒媽媽歎口氣也放下了心從此不和員外爭鬩那焦員外夫妻兩口兒也只怕新婦心中不樂見他兩箇孝順十分歡喜自不必說焦員外又自到胡親家處來稱謝從此兩家無話再說永兒與憨哥雖爲夫婦實則同牀千里憨哥從來不省人事不來纏老婆永兒也落得推開閒常到懷箇可憐之意冷冷熱熱常照顧他恰像添了箇妹子一般有時節閉上房門演弄法術兒頑耍憨哥呆呆的看只不則聲所以一向相安

無事荏苒光陰不覺過了二載時遇六月間這一年天氣倍加炎熱永兒到晚來堂前叫了安置與憨哥來天井內乘涼永兒道憨哥我們好熱麼憨哥道我們好熱麼永兒道我和你一處乘涼你不要怕憨哥道我和你一處乘涼你不要怕永兒見憨哥七顛八倒心中好悶當夜永兒和憨哥合坐着一條橈子永兒念念有詞那橈子變做一隻吊睛白額大蟲背上載着永兒和憨哥從空便起直到一座城樓上這座城樓叫做安上大門樓永兒喝聲住大蟲在屋脊上便住了永兒與憨哥道這里好涼麼憨哥道這里好涼麼兩箇直乘涼到四更永兒道我們歸去休憨哥道我們歸去休永兒念念有詞只見大蟲從空而起直到家中天井裏落下依舊變做橈子永兒道憨哥我們去睡休憨哥道我們去睡休自此夜爲始永兒和憨哥兩箇夜夜騎



虎直到安上大門樓屋脊上乘涼到四更便歸有詩爲証

白雲洞法大神通

木橈能令變大蟲

不信試從吳地看

西山跳虎是遺踪

忽一日永兒道我們好去乘涼也憨哥道我們好去乘涼也永兒念念有詞橈子變做大蟲從空便起直到安上大門樓乘涼當夜却沒有風永兒道今日好熱擎着一把月樣白紙扇兒在手裏不住的搖此時月却有些朦朧有兩箇上宿軍人出來巡城少不得是張千李萬兩箇巡了一遍回到城門樓不張千猛擡起頭來看月喫了一驚道李萬你見麼門樓屋脊上坐着兩箇人李萬道若是人如何上得去張千定睛一看道真是兩箇人李萬道據我看時只是兩箇老鴉李萬道却不是老鴉如何在高處展翅張千眼快道據我看一箇像男子一箇像婦人如

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鴉教他喫我一箭去那袋內拈弓取箭搭上箭拽滿弓看清只一箭射去不偏不歪不邪不正射着憨哥大腿憨哥大叫一聲從屋脊上骨碌碌滾將下來跌得就似爛冬瓜一般張千李萬上前看時却是箇漢子幸得不曾跌死將他縛了再看上面時不見了那一箇至次日早間解到開封府來正值知府陞廳張千李萬押着憨哥跪下稟道小人兩箇是夜巡軍人昨夜三更時分巡到安上大門猛地擡起頭時見兩箇人坐在城樓屋脊上搖着白紙扇子彼時月色不甚明亮約莫一箇像男子一箇像婦人小人等計筭這等高樓又不見有梯子如何上得去必是飛簷走壁的友人隨即取弓箭射得這箇男子下來再擡頭看時那箇像婦人的却不見了今解這箇男子在臺下請相公台旨知府聽罷對着憨哥問道你是甚



麼樣人愁哥也道你是甚麼樣人知府道你從實說來免得喫  
苦愁哥也道你從實說來免得喫苦知府大怒罵道這廝可惡  
敢是假與我撒瘋愁哥也瞪着眼道這廝可惡敢是假與我撒  
瘋滿堂簇擁的人都忍不住笑知府無可奈何叫衆人都來廝  
認看是那里地方的人衆人齊上認了一會都道小人們竝不  
會認得這箇人知府存想道安上大門城樓壁斗樣高這兩箇  
人如何上得去就是上得去那箇像婦人的如何不見下來却  
暗暗地走了一定那箇像婦人的是箇妖精鬼怪迷着這箇男  
子到那樓屋上不提防這廝門射了下來他自一逕去了如今  
看這箇人胡言胡語尤自未醒但不知這箇人姓名家鄉如何  
就罷了這頭公事尋思了一會喝道且把這箇人枷號在通衢  
十字路口看着張千李萬道就着你兩箇看守如有人來與他

廝問的即便拏來見我不多時獄卒取面枷將愁哥枷了張千  
李萬攙扶到十字路口開動了大街小巷的人挨肩疊背爭着  
來看却說那焦員外家娘子和丫鬚侵晨送臉湯進房裏去不  
見了愁哥承兒喫了一驚慌忙報與員外媽媽知道員外和媽  
媽都驚呆了道門不開戶不開去那里去了焦員外走出走入  
沒做理會處忽聽得街上的人三三兩兩說道昨夜安上大門  
城樓屋脊上有兩箇人坐在上面被巡軍射了一箇下來一箇  
走了又有的說道如今不見枷在十字路口焦員外聽得說却  
似有人推他出門一般逕走到十字路口分開衆人挨上前來  
看時却是自家兒子便放聲大哭起來問道你怎的去城樓上  
去你的娘子在那里張千李萬見焦員外來問不由分說橫拖  
倒扯捉進府門知府問道你姓甚名誰那枷的是你甚麼人如



何直上禁城樓上坐地意欲幹何反事與那逃走的婦人有甚緣故你實實說來我便恕你焦員外躬身跪着道小人姓焦名玉本府人氏這箇枷的是小人的兒子枉自活了二十多年紀一毫人事也不曉得便是穿衣喫飯動輒要人人若問他說話時他便依人言語回答因此取箇小名叫做愁哥小人只是叫他小時伏侍的姝子看管雖中門外一步也不敢放他出來三年前偶有媒人來與他議親小人欲待娶妻與他恐悞了人家女兒欲待不娶與他小人止生得這箇兒子沒人接續香火感承本處有箇胡浩不嫌小人兒子呆蠢把一箇女兒叫做胡永兒嫁他且是生得美貌伶俐不料昨晚喫了晚飯雙雙進房去睡今早門不開戶不開小人的兒子并媳婦都不見了不知怎地出門得到城樓高處又不知媳婦如何不見下來便走得去

知府喝道休得胡說既是你兒子媳婦如何不開門落戶走得出來媳婦以定是你藏在家中了快叫他來見我焦員外道小人安分愚民怎敢說謊就拷打小人至死端的屈殺小人知府聽他言語真實更兼愁哥依人說話的模樣又是真的再差兩箇人去拏胡永兒父親來審問便見下落公差領了鈞牌飛也似趕到胡員外家裏來却說胡員外聽得街坊上喧傳這件事早已知是自家女兒做出來的勾當害了愁哥與媽媽正在家暗暗地叫苦只見兩箇差人跑將入來叫聲員外有麼員外驚得魂不附體只得出來相見問道有何見論公差道奉知府相公嚴命呼喚請卽那步胡員外道在下竝不會開管爲非不知有甚事相煩二位喚我公差道知府相公立等去則便知分曉員外就在舖裏取銀十兩送與二位權當酒飯沒事回來再



當酬謝兩箇公差接了銀子不容轉動推扯出門逕到府裏知  
府正等得心焦見拏到了胡員外便把城樓上射下憨哥次後  
焦員外說出承兒并憨哥對答不明要承兒出來審問的情由  
說了一遍胡員外只推不知知府道我聞你女兒極是聰明伶  
俐女婿這般呆蠢必定別有姦夫做甚不公不法的事我怕我  
難爲他說出真情一意藏在家中反來遮掩焦員外跪在那邊  
插口道若在你家快把他出來救我兒子性命胡員外道世上  
只有男子拖帶女人做事分明是你把我的女兒不知怎地緣  
故斷送那裏去了故意買囑巡軍只說同在城樓屋脊上射下  
一箇走了一箇相公在上坡樓在半天中一般又無梯子難道  
這兩箇人插翅飛上去的若果同在上面時怎地這般逃走得  
快女人家須是鞋弓襪小巡軍如何趕他不着眼睜睜放他到  
小人家中來躲了知府聽他言語句句說得有理喝把憨哥的  
父親與張千李萬俱夾起來指着焦員外道這事多是你家謀  
死了他的女兒通同張千李萬設出這般計策把這瘋癲的兒  
子做箇出門入戶不打如何肯招喝將三人重重拷打兩邊公  
人一齊動手打得箇箇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焦員外受苦不過  
哀告道望相公青天作主原不會謀死胡承兒容小人圖畫承  
兒面貌情願出三千貫賞錢只要相公出箇海捕文書關行各  
府州縣懸掛面貌信賞若承兒端的無消息時小人情願抵罪  
知府見他三箇苦死不招先自心軟况兼胡員外也淡淡地不  
口緊要人知府便道這也說得是一邊把三箇人放了一面取  
憨哥進府開了枷併一千人俱討保暫且寧家伺候着令焦家  
圖畫承兒面貌出了海捕文書各處張掛有詩爲証



自古公堂冤業多

無如訟口惑人何

上官比及回心轉

一頓嚴刑已受過

這四句詩是說聽訟之難假如兩邊說來都似有理少不得要看那一邊理勝一分的聽他及至有恁般理的未必有恁般事即如胡員外當堂一番說辨何等可聽知府爲此將焦玉和巡兵一齊拷打誰知都是冤枉所以坐公堂的一切不可自恃聰察輕易用刑閒話休題且說胡永兒見憨哥中箭跌下去了口中念念有詞從空便起獨自箇回到家中想道失了憨哥住在這里不成了爹爹媽媽家裏也不好去得如何是好想起成親之夜夢見聖姑姑與我說道此非你安身之處若有急難可來鄭州尋我見今無處着脚不若去鄭州投奔聖姑姑看是如何當下穿了幾件隨身衣服帶了隨身法物依舊跨着橈子從空而出直到野地無人處漸漸下來撇了橈子獨自一箇取路而行此時天色方明恰好遇見舊時從他讀書的陳學究先生陳善從鄉里趕早入城有些事幹認得是女學生胡永兒喫了一驚問道賢弟爲何獨行至此爹爹媽媽何在永兒道了萬福答道奴奴爲夫家遭難隻身逃出不及對爹媽說知了身邊取出一箇白土做就光光滑滑的小方枕兒遞與陳學究道有煩師父將這枕兒寄與我家爹媽聊表掛念此乃九天遊仙枕悅人魂夢枕之百病俱除師父是必寄去陳學究接得在手問道賢弟如今往那里去胡永兒指着前面道有箇親戚在前途等我同到他家去陳學究抬頭向前面望時永兒使箇隱身法忽然不見了陳善把眼睛兒一抹喫了一口唾叫聲見鬼莫非永兒已死方纔精魂出現麼這泥做的枕兒分明不是陽間用的欲待

死方纔精魂出現麼這泥做的枕兒分明不是陽間用的欲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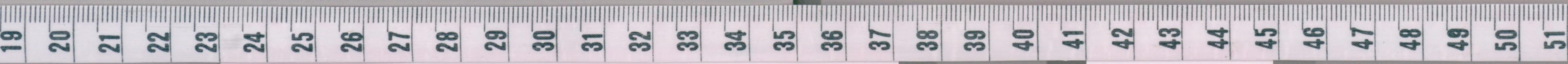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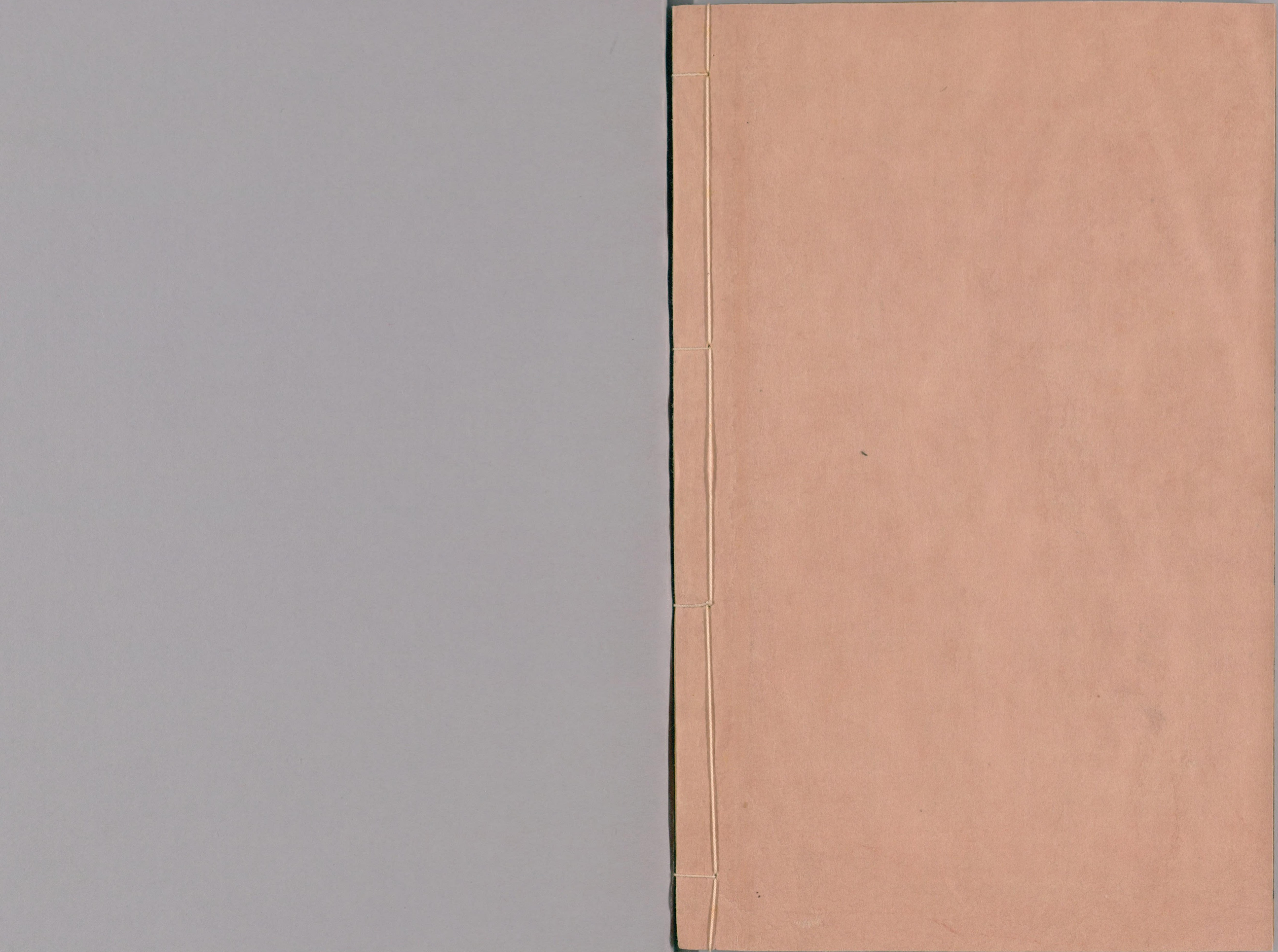
拋棄了又想道他待地寄與爹媽再三可囑難道是鬼話我也  
莫管他真假便捎去問箇信兒怕他怎地將衣袖裹着枕兒忙  
忙的走入城來忽然又想道我今日自家還有些緊要事件不  
得工夫况且平安街不是順路帶着枕兒行走好不方便偶到  
費將仕門首經過一箇小廝叫道陳師父那里去原來陳善也  
曾在費家教授過來這小廝正是舊時學童陳學究便把枕兒  
遞與他道這東西權寄你處今日忙些箇明日來取就順便來  
看將仕說罷自去了學童看着這土做的枕兒也不在意帶進  
宅裏就撇在耳房中自家睡的鋪上早飯後費將仕出去拜客  
書童沒些事到舖上去睡覺見枕兒方便就用着他也是這小  
廝夙世有緣好箇九天遊仙枕多少王侯貴戚眼不曾見耳不  
曾聞到是他試法受用正是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學童正

在熟睡之際有與他一般樣的兩箇小廝來尋學童同打陞官  
圖要子尋到耳房裏見他鼾鼾的睡着了一箇便去抓脚心一箇  
去撚箇細紙條兒弄進他鼻管底去只見學童一連幾箇噴涕  
似風邪般舞將起來亂嚷道好快活好快活兩箇小廝每人搯  
了一隻耳朵喚他醒了問道怎麼好快活學童道纔睡去忽見  
枕牆上兩扇門開異香撲鼻一班女樂吹彈而出箇箇有月貌  
花容迎我去地界道玩轉步之間果然仙山仙水仙花仙鳥景  
致非常一箇仙女執壺又一箇把盞連勸我仙酒三盃第三盃  
還不會喫乾被你們囉哩醒了一箇道我不信我不信一箇便  
去搶那枕兒在手看時只見一邊枕牆上泥金塗寫九天遊仙  
枕五字那一邊畫成兩扇門扇上面橫箇牌額寫仙界二字看  
得仔細方知夢乃此枕之故一箇道不知你是真是假今夜把



這枕兒我拏去也睡一夜看有夢也沒有那一箇道不要偏枯  
了大家受用受用上半夜是你下半夜是我費將仕拜客方同  
在耳房邊過去聽得要說分上下半夜受用只道商量什麼反  
事一脚踢開房門來三箇小廝叢着一箇白土做就光光滑滑  
的小方枕兒在那里胡言亂道費將仕一時怒起雙手搶那枕  
兒在手眼也不去瞧高高的望空一撲在青石街沿上打箇粉  
碎可憐無價遊仙枕化作堦前一片塵難道這枕只與尋常枕  
頭一般隨手而碎別沒有什麼靈蹟顯示一定不同要知端的  
且聽下回分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平妖傳8卷40回』 請求記号 寄別13-46

ガラス使用